

魔星·丽人·剑

鞠鹏高



责任编辑 刘振华(特约) 刘竟如

封面设计 盛元富

插图 钱贵荪

魔星·丽人·剑

鞠鹏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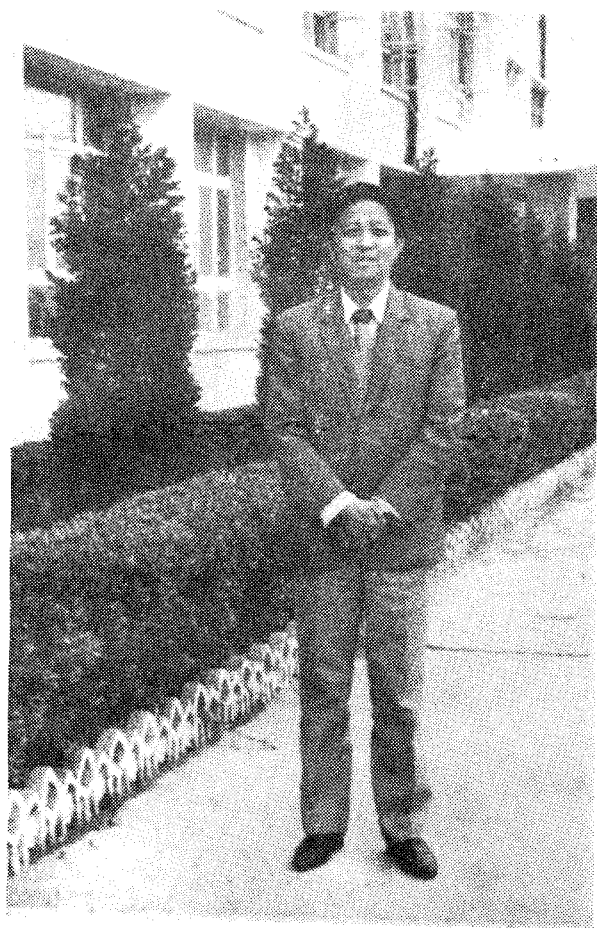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5 插页3 字数327000 印数00001—235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34-7/I·131 定 价: 4.80 元



作者近影

内 容 提 要

《魔星·丽人·剑》以明代特务政治为背景，通过寻找和护送色目国天星宝石这条主线，联结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一历史事件，在广阔的历史画面前展开了锦衣卫、武林侠义道、江湖黑道和神秘的色目人之间的惊险斗争。

天星宝石是色目镇国之宝，于宫廷政变中流落中原。数年后，色目国王亟需找回此宝，然宝石时隐时出、时失时得，奇诡恍惚，迷人眼目。

故事中有神机妙算，有刀光剑影，有红粉金钗，有巧笑低鬟。一张张血与火、爱与恨、情与仇之网，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人性、人情与人生。

小说颂扬了真、善、美，鞭苔了假、恶、丑，讴歌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团结康乐，揭示了正义必胜的真理。



冷月婢

黛娃仙

燕
艳



石一丘

朱英

石文宇



目 录

第 一 章	珠光隐隐剑气横·····	1
第 二 章	断鸿零雁碧血溅荒村·····	25
第 三 章	侠士亮刀娇娃巧作戏·····	51
第 四 章	丽影星踪运筹帷幄情·····	78
第 五 章	妙舞清歌里·····	106
第 六 章	烈焰熊熊欲试玉·····	130
第 七 章	借计施计隐侠出奇招·····	171
第 八 章	华筵艳伎声东击西·····	205
第 九 章	虚惊里险处又逢君·····	227
第 十 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63
第十一章	怪浪奇波落花有意·····	293
第十二章	彩云凶谷深系女儿情·····	341
第十三章	母女重逢瑰宝却遭劫·····	373
第十四章	异卉奇香老怪毙命·····	401
第十五章	香山谷长线系天星·····	422
第十六章	巨魔伏法完璧归赵·····	447
第十七章	宝夺珠还情连丝绸路·····	471

第一章

珠光隐隐剑气横

碧云天，红叶地。

一大抹秋阳，又柔丽，又辉煌，烘染着莽莽燕山。那跌宕起伏的山峰有如怪浪奇波，都着了金红，显得更为峥嵘壮美。山谷里，绯红的枫叶燃得正旺，秋风漫过，叶片流火，呼呼嗤嗤，仿佛烧出了声音。

山道上竟也铺垫了一层红叶，马蹄过后，大有踏花归来的韵味。不过，这天的半下午，乘着五匹快马匆匆踏过燕山小道的这一行人众却是行色匆忙，丝毫也没有“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情致。

这是一支商旅，三个男子，两位少女。男子当中，有一位脚蹬牛皮靴的高个头壮汉子。这人棕色眼仁，高鼻、虬须，额上裹着织了金色暗花的锦缎缠头，腰佩长刀，衣着甚为华贵，这模样不像是中原人。另外两个青年男子素衣小帽，马背上驮着包袱筐篋，看样子却是这壮汉的随从。

这一行五人的商队中，中间两匹马上驮着两位窄衫长裙的少女。两人都罩了彩缎头巾，其一绛紫、其一绛黄，焕出华丽的光泽。这又长又大的彩缎头巾拢住秀发，遮了脸庞，

只露出两对光焰灼人的美目。两双猩红的小尖子鹿皮靴蹬入各自的马鞍，映衬着骏马腰部雪白的毛衣，显得格外扯眼。少女们头巾边沿缀饰着一串樱桃大小的银响铃，配合着嗒嗒的马蹄声，显得错落有致，十分好听，倒是将这一行人紧张赶路的气氛调和得融洽了一些。

稀奇的是，这一支匆匆赶路的商队后面约莫百十步远的地方，尾随着另外一个骑马的青年男子。商旅们转山垭、过山坳时，这人便被奇叠的峰谷遮掩了，而一旦转上直畅的山道，那单骑的影子又远远地跟在了背后！

这个神秘的追随者跟踪商队已经大半天了。前面的五个人早就发现了他，并且几度用中原人听不懂的西域话语互相提醒。两位细心的少女更是多次策马靠近壮汉低语。得到的回答是：“稍安勿躁，走着瞧。”

眼看血盆一样的夕阳就要沉降下远处那一脉秋山中。商队转出了山垭，踏上通往永定城的官道。那神秘的单骑仍是远远地咬着，有如一个甩不脱、摆不掉的怪影。

商队中那位个头稍小、罩着绛黄色头巾的少女催快了坐骑，与壮汉并辔而进，用西域话恨声低语道：“那贼没安好心，除掉他！”看样子，她烦躁而不安。

壮汉凝目一付：“中原有句古训：投鼠忌器。宰了这个，恐怕会因小失大。”

他在对绛黄头巾的少女答话时，眼光却虔敬地注视着紫巾少女。

紫巾少女点了点头，神色忧郁而深沉。她望着这莽莽苍苍的壮丽山峦，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马蹄嗒嗒声中，永定城已经在望了。

商队策马而行，次第进了东城门。

时近黄昏，暮云四合。然而毕竟是大明武宗年间的太平盛世，加之此地乃是离帝都不远的一个大县城，故而华灯初上之时，正东街上熙熙攘攘，店铺里灯明火亮，油煎面食、小炒牛羊肉的香味四处洋溢。热闹的十字路口，人流摩肩接踵！街旁的酒楼上，不时飘出卖唱女的歌声和酒客们猜拳行令的吆喝声……

街市的繁华景象吸引住商旅的目光，那位眼神忧郁的紫巾少女也确乎轻松了一些。

此刻这一行人变换了行进的次序：两个素衣小帽的青年已经走到了队前，领着路朝西街走去。到了西街，商队便在留心选择客栈了。

西门城边有一座不大不小、清洁幽雅的栈房。店门屋檐前面悬挂着的四盏大红宫灯上面分别写着这家客栈四个字的名头：悦来客栈。银红色的烛光柔和而又热烈，给人以安全、康乐之感。

马背上的壮汉满意地点了一下头。一行人在堂倌的热情招呼声中进了店门，穿过一条不长的走廊，来到一座小厅前，壮汉轻身纵下马背。

两个布衣随从卸下了马背上的筐篋包袱，将马匹安顿在马棚中去。店主迎出厅来，亲自给这一行不同寻常的客商开了上官房。中年壮汉单人一室，两位女眷同居一室。两个伺马的年轻伙计另居下房。

堂倌伺候了漱洗之后，又分别给客人们捧来漆盘瓷壶，薄胎青龙大瓷杯，沏好了热腾腾香扑扑的燕山香片茶。然后，恭敬地问那壮汉道：“老爷，夜饭开在厅里，还是分送

到房中？”

壮汉看了一眼冒出腾腾热气的茶杯，竟然用熟练的燕京话说道：“分别送来。”

堂倌走后，壮汉从衣襟里取出一根银针伸进茶杯，又抽出来就着烛火一看，然后才大口饮起茶来。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女眷房中，黄巾少女也拔下鬓边的宝石发针试探了茶水，见无异状，才放心饮用了。

长途跋涉，商队的纪律又不许随便饮食，他们也早已口渴如焚了。

女宾住房陈设不俗。除了铺笼帐被、花床绣凳之外，还有一张小巧的楠木雕花梳妆台。两盏大红纱灯台，照得屋内灿然生辉。

少女们撩开了遮住头和脸的长大头巾。原来，这两张彩缎里面裹的竟是两副如此美艳的容颜！

紫巾少女长眉如翅，美目似黑白相嵌的水晶，高棱挺直的鼻子，熟了的樱桃般的小嘴，白石榴籽儿般莹润的牙齿，美发微微拳曲有如蓬松的云絮。削肩细腰，高挑身材，健美中透出英气。

黄巾少女年龄似略小一、二岁，妙美中略露娇憨。看得出，她处处对紫巾少女格外照顾。

二人独处一室时，便是完全操着异邦语言，叫人听不懂她们的谈话。她们的关系既像姊妹，又似主仆，也令局外人猜解不透。

二人都美得光艳灼人，不过，这紫巾少女却更透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和不同凡俗的风采。

堂倌将酒菜陆续分送到客房之中，壮汉和少女们仍是一

样样地用银针检验之后方才动箸。

下房中的商队伙计却无所顾忌地在灯光下大碗酒、大块肉地饱餐起来。

酒过三杯，二人心头痒痒，都想猜拳行令，以助酒兴。正好堂倌又来上菜，两人便拉他划拳。一套“醉八仙”酒令行过，堂倌已输酒一杯，便推说劳务在身，几欲逃席。二人正在兴头之上，遂缠住不放。这时正好有别的客人呼唤，堂倌便道：“隔壁有一客官，单斟独饮，我去请他过来如何？”

二人大乐，便让堂倌去邀请那人过来热闹一番。

单身汉子端了酒杯进得房来，二人一见，此人好奇特的长相：浓须几乎长了满脸，一对眼睛精芒闪射，就像落入草丛之中的两颗星星，这模样，活脱脱一只人面猿！两人见状不由得心头一楞，然而此人却坐了下来，温和地说：“在下伍三，请问两位仁兄大名。”

二人各欠身道：“张忠、李杰。特邀伍兄入席，猜拳助兴。”

伍三拱手道：“两位兄长都是京都人氏吧？好一口官话。”

张忠道：“我与李老弟正是京城人氏。不知伍兄仙乡何处，今欲何往？”

伍三说：“在下济南府人，到保定访友，不知两位到哪里去？”

李杰道：“我们也上保定，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伍三顿感欣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来来，愚弟先

敬两位兄长一杯。”

三杯热酒下肚，心里热火了，话也多了。

伍三问道：“两位可曾看见几个异邦商人在此住宿？店里上下都在议论呢！这些西域客伙，人地生疏，却要到内地来发财，可真也胆大！”

听伍三这么一问，张忠禁不住饶舌道：“不瞒你说，我与李老弟就是随侍这些异邦客商同来住店的。”

伍三恭敬地替二人各斟了一大杯酒，举杯轻碰，一口气饮下了，钦佩地问道：“两位想必是大镖师了？”

李杰道：“不敢、不敢。不过会几套拳脚。”言语间掩不住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态。

张忠接口道：“凭我们兄弟俩的功夫，一般的小镖是不屑于走的。”

伍三不胜羡慕：“恭喜两位大哥财星高照。”

伍三的一阵夸赞，张忠更是喜不自胜，低语道：“伍兄可看得出来，他们三个都是色目国人，一位老爷，两位小姐。他们出手才叫大方嘞，花银子如流水。何况这一趟又走得不远，就在保定府……”

闲谈正上了劲，突然窗外响起了黄巾少女的问话声：

“张大哥，马喂了吗？不要让它空嚼舌头了！”

话音宛若燕语莺啼，是一口流利的京都语。

张忠李杰相对而视，互递了一个眼色，顿时沉默地喝起闷酒来。

“如此流利的京腔。这些身份奇特的色目人啊！”伍三暗想。

酒后，伍三回到自己房中。这时，从西郊的双珠寺里传

来阵阵庄严的晚钟暮鼓之声。

几个色目商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阵阵钟声。尤其是紫巾少女，她靠近窗牖，对着黑沉沉的夜空朝西方瞭望，修长的双眉又微微地蹙了起来。

钟声引得房中的伍三一怔，他那对朗若星辰般的眼睛陡然亮了。

然而，这沉沉的晚钟却令正在窗外的堂信生出了一种自豪。他走进屋中，问丑脸汉子道：“客官可知道这钟声从何处传出？”

伍三摇头。

“双珠寺的晚钟呐！”堂信口中发出一阵“啧啧”的赞美之声。同时，又因为这位客官竟连如此声名赫赫的一座古寺也不知道而甚为遗憾，因道：“双珠寺，天下驰名嘞。多年来，小店接纳过朝寺拜佛的施主何止万千！”

“双珠寺，这名称好稀罕。”丑脸汉子自语。

“客官有所不知，这寺名还大有来头呢。”见丑脸汉子虽属孤陋寡闻，但却听得极是专心，堂信也就来了劲儿介绍道：“庙中有两颗镇寺神珠，珠内有四大天王；还有观音菩萨，头罩佛光，面带笑容。”

“有这么稀奇的宝贝？”丑脸汉听得饶有兴味，便拉堂信在桌旁坐下，斟了一大盅酒举到他面前，呵呵一笑道，“在下陪师兄干一杯，您慢慢讲来。”

堂信兴头更高了，神乎其神地道：“那宝珠有茶杯大小，看它一眼便需捐两斗白米，看后可以消灾延寿。不过，还得看有无缘分。无缘之人看那宝珠，却是一团混沌。”

丑脸壮汉叹道：“真是神呀！赶明儿，我也要去碰碰运

气。”

堂倌又道：“双珠寺里还有一位宏达禅师，二十年前曾去色目国讲经，天下都闻名，哎！你这位客官，怎会不晓得呢？”

刚才黄巾少女在院子里停了片刻，又悄悄凑近丑脸壮汉窗下。二人在室内的谈话，句句飞入她的耳中。

黄巾少女回到房中之后，便又用西域番语，同紫巾少女交谈起来。二人说话的神态，诡秘中透出焦急。

夜深了。铜壶滴漏的“嗒嗒”声，既清脆，又单调。黄巾少女已经甜然入睡，鼻端漾出匀细柔和的鼾声。紫巾少女则心事重重：奇怪的跟踪者，明天就即将翻开的新篇章，以及自身所负的特殊使命，搅得她无法成眠。

约莫三更时分，万籁俱寂的庭院当中响起了一丝轻微的声音。乍听似风吹树叶，凝神一辨，却发觉这声音比树叶擦地之声更软，到像是布片擦响了窗板。

刹那间，紫巾少女一个雏凤展翅轻身纵离床榻，跃到窗前。果见有个黑影一晃。待她飞身出窗时，庭中却是一片悄然寂静，夜色正阑。

“好轻灵的身手！”紫巾少女轻叹。

“是谁呢？”她的心头又闪出了那个神秘跟踪者的影子。

永定城西郊的官道东侧，平阔的田畴中簇起了一带长长的松林。透过松林可见蜿蜒迤邐的红墙。赭红色的照壁与翠绿的松枝杂陈相映，那色彩既鲜明又凝重。在那晨昏之际，红墙中荡出的深沉浑厚的钟鼓、木鱼、诵经之声，不由令人

从心中升起一种庄严肃穆之情。

这就是远近驰名的“双珠寺”。

清晨，拜佛求神的香客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朝圣寺走去。这些虔诚的香客当中来了一男二女。男的虬髯华服，头缠名贵的贡缎，一看便是一位异域富商。他身后的两位少女各以绛紫、绛黄绸巾蒙面。这一行人众，自然就是昨夜羁宿于悦来客店那一伙色目商旅。

三人进了松林，即见前面有一扇高大的照壁。壁的上端有一长排楷书大字：南无阿弥陀佛。照壁两端则是一对竖条：左为“福田广种”，右书“寿域同登”。这些斗大的字体皆由一色的青花瓷片镶成，古朴清雅，色泽不衰。

绕过照壁便是一个长方形的敞坝。一对高大的石狮子摆在敞坝两边。石狮背后，黑色粉墙成八字形排开，那圆拱形的石条山门的门楣之上，高悬着“双珠寺”三个金灿灿、重砣砣、浑厚恢宏的颜体楷书大字。

“呵，双珠寺！”色目商人禁不住叹出声来。两位少女也虔诚地以手抚胸，举目凝视这庄严的神州书法。

是的，这是一群非同凡俗的色目商旅。他们不仅熟谙中原语言，并且通晓书法文墨、风土人情……

进了山门，天王殿正中的大紫檀木神椅上坐着一尊张口大笑的金身弥勒佛。佛龕左右有金漆对联，写着：“何处此身容入座，与君相见有前缘。”佛像两旁，塑着四大天王。穿过巷道入了一进庭院。院中一尊高大的十三层舍利宝塔，形如古剑直插云天。塔的两旁是钟楼、鼓楼，楼头各悬“钟敲鹤起”、“鼓击龙飞”的匾额。回荡四野的钟鼓之声，便是打从这儿送出的。